



麋鹿文化丛书

漂流的岸

徐新华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徐新华小传

195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,1969年下放于大丰,1974年进宝应县淮剧团工花旦,1984年调至大丰文化馆,1990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剧班,1992年毕业,同年调大丰市文化局剧目室。

1988年开始戏剧文学创作,戏剧作品于全国、华东地区、省、市(地)级获奖50余次,发表戏剧、散文作品约40万字,多部小品由中央及地方电视台播出;1996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《我们有约——徐新华戏剧小品集》。

现为江苏省大丰市文化局剧目室主任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戏剧家协会会员、曲艺家协会会员,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,国家二级编剧。

举起麋鹿文化的旗帜

郭健生 李 驰

麋鹿是世界珍稀动物。国家级野生麋鹿自然保护区座落在江苏省大丰市境内的沿海滩涂。这片辽阔的滩涂是太平洋西岸的典型湿地。这里东临黄海，南北有长江、黄河两大流域，西有洪泽、高邮等四大湖泊，整个地理位于江河湖海之心脏，是亚洲东方最大的一片净土，是全国第一家生态建设示范市，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社会综合示范区。这里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，厚重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，在继盐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后，正构建起极具现代意识的湿地文明。麋鹿文化作为湿地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流，是最先进的一种地域文化。构筑和开发麋鹿文化，不仅对于推动沿海经济发展和加速地方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，对于全人类的生态研究和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种大的贡献。

纵观大丰的沿海滩涂，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全国重

点产盐基地，经济方式独特，人口流动频繁。因此在文化形态上，既有别于长江以南由水作农业形成的浓绵的吴越文化，又区别于黄河两岸由旱作农业形成的刚毅的齐鲁文化，甚至也区别于里下河水网地带的维扬文化。沿海滩涂的社会结构，风俗习惯，衣食住行都是采众家所长，似南似北似东似西，非南非北非东非西，正像麋鹿那样似马似牛似驴似鹿，非马非牛非驴非鹿，这种四不像，正是滩涂文化的形态特征。因此滩涂区域文化被称之为麋鹿文化。

在现代社会，多元文化是最先进最具发展潜力的文化，麋鹿文化正是一种多元文化。“多元一体，包容兼蓄”正是麋鹿文化的主题和核心。

值此建国五十周年庆典之际，《麋鹿文化丛书》公开出版发行，编者、作者都是大丰人，作品的题材和指向都是滩涂的景观，作为滩涂文化作品的一次整体推出和集中展示，首次举起了麋鹿文化的旗帜，在区域文化的发展史上，具有开拓的价值和意义。

2001年将是联合国国际年，主题是“文明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”，麋鹿文化将积极参与“文明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”，努力为文明世界作出贡献。

我的岸

——致我亲爱的读者

小时候是个特别胆小的女孩。8岁那年，一天，卖冰棒的打门前过，我跟妈妈说我要吃冰棒，妈妈叫我自己去买，我不敢。一贯宠我的妈妈那天一反常态，说8岁的孩子应该能自己买东西了，想吃就自己买，不敢买就不吃。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想吃，可怎么也不敢开口喊那人停下来，眼睁睁看着那个身背冰棒箱的人一路高唱着“谁吃这冰棒，冰棒三分一支……”经过门口，远去，我又急又气，抱着不无失望的妈妈嚎啕大哭。妈妈叹口气说你这样长大了怎么办？那时，我以为我永远不会长大，永远不会离开妈妈。

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无依无傍是那个冬季的下午，那是我远离在宿迁工作其时被“打倒”尚未“解放”的父母，作为“老三届”投靠外婆来到大丰农村后第一次下地干活。这之前，不满十四周岁的我从没见过棉花，更不知道拔棉花秆是怎么回事。人们一边说笑一边轻松地挥动着棉花钩飞快地前行，而我每拔起一根棉秆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。看着大家相继到达地头并向第二块地转移，我孤伶伶地拎着棉钩立在地中央，大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。寒冷的冬天，我却是汗湿了内衣。疲惫，难堪，茫然，无助，我觉得自己象一叶

未来得及准备启航的小舟，突然被抛进了激流漩涡里……一个当地女孩三下五除二扫清了我前面的阵地，如冬日阳光般笑吟吟站在我面前时，我一下子记住了她的名字——王忠平，并且一辈子不会忘记。

十年舞台生涯，我主演的大多是悲剧：《吴汉三杀妻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团圆之后》、《李十娘》……大多离不开一个死。一年春节上演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我扮演的寇承御最后一场遭拷打死去，“死”的一连串动作是抢背、下腰、僵尸、倒地。那晚抢背起范儿时略一犹豫，当下伤了腰，坚持着完成了“死”的全程后我便在乐队呜里哇拉的唢呐声中真正地“死”在了台上。大幕闭上了，灯光师灭了灯，演员们呼啦啦涌往后台卸妆，没人发现“死”在台上的我。台上一片黑暗、静谧，台下的观众慨叹着唏嘘着渐渐远去……我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恍惚中生与死仅一幕之隔，掌声与辉煌，繁华与喧嚣眨眼间被隔在幕外。幕内，我默默体尝着死亡的孤独与无奈、高傲和神圣……我就那么躺着，保持着闭幕时的姿势，没有恐慌，没有呼救，直到同事们发现了我的“死”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其间，失望过，痛苦过，犹豫过，困惑过，挣扎过，奋争过。一九九四年写话剧《漂流的岸》（原定名《漂》），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迷惘化为剧中人的追求、迷惘、再追求。剧本初稿完成是在一个夏日的凌晨，抬起头，透过窗帘我发现天色已大亮，看

钟:5点10分。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我已坐了一夜,写了一夜。摔下笔,来不及揉一揉酸直的腰背,我便在人们笑迎新的一天来临的时刻倒头睡去。睡梦中,许多我想不清说不清的东西仍在困扰着我,我们究竟要什么?事实上,我仍然和剧中人一样困惑。第二天我将初稿用快件寄给了一个朋友,很快来了电话,电话中他建议我将剧名《漂》改为《漂流的岸》。他说:我知道你想表述什么,可你知道吗?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岸!不是你在漂,是岸在漂呀!一席话如醍醐灌顶,童年的记忆,少年时那个冬日下午,台上台下无数次的悲欢离合生生死死狂潮般汹涌漫过脑际……我手执话筒,热泪滚滚,泣不成声。

我想,我是为我终于明白终于认清生命的严酷意义而痛苦,而庆幸,而感奋!在这个不可逆的过程中,无论是走,是跑,是滚,是爬,你总得前行。每一个会心的微笑,每一只友情的援手,每一座爱的港湾都只是前行途中的风景和驿站。

于是,有了更多生命的体验,有了更多艰难的尝试,有了更多鲜活的发现,有了更多发现的欣喜,有了199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戏剧小品集,有了今天的这本剧作选……还会再有的,我坚信!因为我知道,我的岸就在我自己的生命里,它伴我前行。

目 录

举起麋鹿文化的旗帜	(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的岸	(3)
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致我亲爱的读者

漂流的岸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长安女道士	(36)
-------------	------

魂牵桃李	(89)
------------	------

路 魂	(133)
-----------	-------

心中的歌	(17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文化馆的风流娘儿们	(224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桃花客店	(290)
------------	-------

话剧

漂流的岸

人 物

- 蕙 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某剧团编剧。
晴 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某报社记者。
明 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某市文化局干部。
睿 江南大学中文系教师。

—

〔夏天的一个下午。〕

〔江南大学宿舍区。普通的单元房——蕙和晴的住处。醒目处挂着一幅睿同房屋主人的大照片。舞台一侧有一张书桌，桌边有两张椅子。另一侧有一张长沙发。〕

〔隔壁传来“咚咚”的响声，好象有人在往墙上钉钉子。这是一种生活中随时可听到的声音，它几乎无处不在，然你却不知它真正来自何处。这场戏中，钉钉子声时轻时重，时断时续，反复出现。〕

〔蕙和晴正在场上。〕

〔蕙性情温婉，是那种容易让人——尤其是男人生出保护意识的女人。〕

〔晴性格豪爽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不知忧愁烦恼的人。〕

〔此刻，晴正专心写作。蕙则显得心神不定，不停地踱来踱去。〕

晴 怎么了？晃来晃去跟钟摆似地？头都给你晃晕了。

蕙 （抓起一本书猛扇）我心烦！

晴 （连忙按住被蕙扇飞的纸张）哎哎！轻点轻点！烦什么呢？

蕙 说不出……（听着隐隐约约的钉钉子声）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……

晴 你今儿反常！（用手摸蕙的额头发现并未发烧）作业做好了没？

蕙 （借题发挥地）最恨写理论文章，宁愿写一个戏。

晴 （拍拍桌上的书）天下文章一大抄！不想写就干脆去借几本书来摘摘抄抄得了。

〔蕙无法对晴说清楚，心烦意乱地坐下。〕

晴 不开玩笑，说真的，上午我借书时老师就关照有谁要借书尽管去借。

蕙 （心不在焉地）借就借吧！哪个老师？

晴 （对照片努努嘴）睿老师！

蕙 （跳起）他？找他借书？我不去！

晴 干嘛？一惊一乍的？

蕙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……有点怕他。

晴 怕他？（笑）他有什么可怕的？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。

蕙 哎呀你没见吗？除了上课他一天到晚脸老挂着，跟谁欠了他似的。我最怕人挂着脸了，特别是男人。

晴 是吗？我怎么没在意？（突然“噗哧”一声笑起来）哎！你去借书他肯定不会挂着脸。“诗人”说睿老师一上课眼睛就“扫描”，到了你这儿准“定格”，气得明差点没揍他。

蕙 (红了脸)真该打!一天到晚胡说八道,替老师给我们上课那么认真,还忍心挤兑他。

晴 哟哟哟!心疼了吧?

蕙 你也瞎起哄!(佯装生气)

晴 蕙! 蕙! 还真生气呀?(拉衣襟作微蹲状)大姐这厢有礼了。

蕙 (笑)谁跟你气呀,成天还气死了呢。

晴 (忽然想起)哎!我提醒你,到老师家借书得注意点,他老婆挺让人发怵的,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。

蕙 (被吓住)真的?!

晴 没出息!我陪你去!不过得严肃点,再也不像我这样大大咧咧的,反正像你平时这么嗲兮兮的不行。

蕙 (反而来了兴趣)哎!他爱人是干什么的?

晴 不清楚,好像是我党的好干部。

[不知什么时候明已站在门边。他高大、健壮,嘴边常挂着一丝嘲弄人的笑。

明 谁是我党的好干部?

晴 反正不是你!(见明径直走到桌边拿起杯子来喝水)哎哎!怎么跟到自己家里似的?

明 (擦擦嘴)革命者四海为家。

晴 (笑)皮厚!哎!什么事?有话快说,有屁快放!

明 文明点!我有公干!奉老师之命,喊你们去上课!

蕙 (看表)呀!糟了!迟到了!

晴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!你一学期统共上几堂课?轮到你来喊?

明 信不信由你!周老师来了,一点名,只到了七个学生,当场

大怒,叫我们各自回宿舍喊人,今天不到的,这门课就不给学分。

晴 怎么叫你来喊我们?

明 道理很简单,只有我认识二位小姐的闺房。反正我喊过了,去不去是你们的事。(边说边消失在门口)

〔蕙、晴拿书、笔记本,一阵手忙脚乱。

晴 (不服气地边走边嘟哝)真他妈见鬼!他从来不上课,七个人,他倒赶上了……

〔明又一下子出现在门口,将正要出门的蕙和晴吓了一跳。

明 你说对了!本人一般都是在关键时刻出场。

蕙 吓人一大跳!

晴 干什么你?

明 不忍心让二位小姐白跑一趟。

蕙 哎呀!你又说假话……

明 纠正!这次说了一半假话。事实是:周老师来了,一点名,只有七个人,周老师说今天下午1、2节课改明天下午3、4节,谁不来就不给学分。

晴 (松了一口气,将东西放回书桌)真残酷!考试也考完了,都快放假了,干什么那么认真?3、4节,成心不让人度周末。

明 (诡秘地)那我们就提前度周末。(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音乐卡,走到蕙面前打开)祝你生日快乐!

〔蕙和晴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,“生日歌”的电子音乐旋律已在室内响起。蕙一下子怔在那里,眼中噙着泪。

〔明只当蕙是因为感动,得意地望着她。

蕙 (全然不觉)过生日……真的是我生日,怪不得我今天总觉得不对劲……(喃喃自语着走到沙发边坐下,又想起该有所表示,立刻站起,对明)谢谢你记得我生日。不大有人记得我生日的,除了我妈……真的,我非常地感谢你。

晴 (对明)老实交待! 情报怎么得到的?

明 (淡淡一笑)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,那次我们仨比谁岁数大,比完了年份比月份,对不对?

晴 看不出,上课不积极,向女人献殷勤一等!

明 承蒙夸奖,本人一定再接再厉。事实是:她正好同我女朋友一天过生日。(看了看蕙)而且,她俩同名,相貌也相像。

晴 怪不得呢! 情感寄托。理解理解! 我去买蛋糕。

明 不用!(变戏法似地从门口拿出一盒蛋糕)本人早有准备。

晴 (笑了)瞧这马屁拍的,无微不至。这样吧,今晚馨园,我请客。

明 (高兴起来)行! 今儿这顿晚饭我是铁定要蹭我们大姐的了。

蕙 (急欲阻拦)哎呀! 别这样! 你们别这样……

晴 没你的事! 安心做你的小寿星。(钉钉子声连续不断地响起)咦? 今儿这声音有点邪乎,怎么没完没了?

蕙 (不安地)不对! 总觉得今天还有什么事要发生。(似期待又似恐惧)什么事呢?

明 (不以为然)数女人家事多。该来的都来了,还会有什么事?

晴 (煞有介事)我知道,我知道,还有一个人要来!

蕙、明 谁?

晴 (一本正经) 睿老师!

蕙 (紧张地) 真的? 你怎么知道?

晴 (开心地) 哈哈! 吓成这样! (手一指照片) 在那儿呢!

〔蕙若有所失。

〔晴哈哈大笑。

〔“咚! 咚咚!”敲门声响起, 晴和蕙都愣住了。“咚! 咚咚!”敲门声持续着, 渐重。夹杂着叫声: “朱! 朱!”

明 (大声) 请进!

〔出现在门口的正是睿。他中等身材, 面目清秀, 比照片上略胖了一些, 举手投足透出儒雅的气质。他不苟言笑, 眉宇间掩藏着深深的忧郁。

〔睿的出现完全出乎三人意料。晴为自己的“预言”得意; 蕙异常紧张, 慌乱; 明生出莫名的敌意。

〔睿显然没料到会在此处遇到这三位, 他疑惑地退出门外看了看门牌。

睿 (自言自语) 奇怪! 没错呀。

晴 (故意接茬) 错不了! 我和蕙住这儿。老师找我们有事?

睿 (茫然) 你们? 住这儿?

蕙 (不忍捉弄睿) 您是找朱老师吧? 他出国了! 他是我姨姐夫。这房子暂借给我们住。

睿 他出国了? (搜索记忆)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, 对了, 是做访问学者, 我居然忘了。

〔睿本是心事重重, 欲找的人又不在, 未免失望, 于是无心逗留。

蕙 (看出睿的心思) 您找他有急事吗?

睿 急事? 没有! 没有……(一路嘀咕着转身离去) 出国了, 我

确实知道，可我居然忘了，真是的……（猛然想起什么，挺回）我这样离开是不是不太礼貌？我是指连招呼都不打，我刚才的贸然打搅不妨碍你们吧？

〔睿过分认真、严谨的态度使得蕙和晴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〕

明（停止冷眼旁观，话语中略带讥讽）何谈打搅，我们荣幸还来不及呢！

睿（疑惑）你？

明 老师自然不会记得我这样的学生……

晴（从背后捣了明一下）向老师报告，他是缺课大王明！（试图活跃气氛）老师要是够哥们儿，就请屈尊陋室小坐。

蕙（有心挽留）坐一会儿吧！

睿（犹豫了一下）这个提议倒也可以采纳，反正，也无处可去……（忽然觉得这样说话不妥）哦！我是说：我一直了解一下你们这个班对我这门课的意见。

晴（立时忙活起来）老师，您亲自坐在沙发上。（接过蕙递来的水）您亲自喝水。

明（突然发难）老师！听说系里的老师最头疼我们作家班的学生，是不是？

睿 不会吧？起码不可能所有的老师都这么认为。

明 那么老师为什么糊弄我们呢？

睿（不解）糊弄？

晴 他指的是有的老师上课坐那儿读教材，还有的连教材都没有，抱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、卡片什么的来上课。

明 我倒无所谓，反正是来混文凭的，可有许多人不是，（指蕙和晴）晴本身就有文凭，蕙是自费来的，她们为了什么？为

的是来这座名牌大学正儿八经地学点东西。

睿 这些情况我不太了解,不过,我认为读教材固然不好,没教材倒未见得是出于敷衍,而正是对你们负责。给作家班开课要比给本科生开课难得多,因为你们大多是有一定写作能力和经验的,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让你们学到对你们有用的知识,原有的教材远远达不到要求。嗯……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。

明 (目光开始变得友善)你说的有些道理。

[蕙一直担心地看着他们,这才松了口气。一旁的晴看在眼里。

晴 嘿!老师,我们今晚有个活动,邀请你参加!

睿 活动?

晴 说定了!老师!你要是不参加就扫了我们的兴!干脆!我们去买点菜回来,好好热闹一番。(对蕙挤眼)这下你不烦了吧?

蕙 (看出晴想撇下她,又紧张起来)我同你去。

晴 (小声地)少口是心非!(大声)明!咱们走!(不由分说,拉了明就走,到门口突然回头)蕙!

蕙 嗯?

[晴用手抹了一下脸,将脸拉得长长地,旋即哈哈大笑下。
明不太情愿地跟下。

睿 (莫名其妙)她笑什么?

蕙 (不好意思地笑了)我,我也不知道。

睿 你们总是这么快乐吗?

蕙 (反问)我们为什么不快乐?

睿 说的是,为什么不快乐?

〔要命的钉钉子声不知何时已停止，场上静静的。睿和蕙对视着，像是相处了多年的朋友。

〔蕙看看照片，再看看眼前的睿，脸上浮现出梦幻般的神情。

睿 （打破沉默）哦！忘了问你，今天你们是什么活动？

蕙 是……我的生日。

睿 （露出微笑）是吗？那么我该对你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！

〔蕙仿佛有许多话要说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蕙 （轻轻地）其实，我今天一直……在等你。

睿 什么？

〔蕙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一经说出，反而平静下来。

蕙 是的！

二

〔距前场数月。景同前场。

〔睿坐在沙发上，边抽烟边看着蕙收拾东西。睿抽烟的姿势很优雅，看得出他的精神好了许多。

蕙 （走到睿身边）嘿！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总想起你的什么模样吗？

睿 什么模样？

蕙 （笑）就是现在这副模样。你抽烟的样子很好看。

睿 是吗？你知道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模样？

〔蕙摇头。

睿 笑的模样。